

阮有整論

楚狂

余嘗讀史至牧山之役。阮整爲西山軍所獲。俘歸昇龍城。西山將武文任問整曰。何故反。整對曰。「勢而已矣。」餘無所言。噫此「勢而已矣」四字。爲阮有整最後臨終之一語。而亦爲阮有整蓋棺之定論也。夫阮有整乃黎末西初之第一怪傑也。觀其叱咤風雷。兒撫一世。固與當時大勢最有關係之人物也。而有整死後已經百餘年。竟未有敢爲之下一定論。有之則妄褒輕貶。或目之爲驕橫。或斥之爲反側。殊無有足供人一哂之價值。以如此庸俗眼光。而敢向絕世無雙之天下士輕談妄議。使有整有知。亦當爲之嗤哂不置也。

余謂欲論阮有整之爲阮有整。須先熟知阮有整之平生。整又安真福東海人。其父以商賈致富家。費鉅萬整少有才敏。從學預鄉貢。既又習武藝。應武舉不第。性甚豪俠。交遊滿天下。坐上賓客嘗數十人。又長於國語詩文。與客飲酒吟詩。隨興酬答。家畜歌兒舞女十餘人。自撰歌詞。播之管絃。世傳秦宮怨一篇。爲有整所撰。不知是否。但篇中語語豪放。有目空一世之概。則似整之所作無疑。整平生有志乘時建樹功名。故於十六歲時舉中鄉貢。便去而習武藝。謂當此亂世。長鎗大劍。安用毛錐。文士力不縛鷄。何能掃平天下也。不幸應武舉不第。無由奮身青雲。以成其志。不得已投於暉郡公黃五福門下。夫以整有志功名。而無由自拔。乃投於五福。蓋勢之使然也。五福見其有才。甚愛重之。五福死。其從子暉郡公黃素履鎮乂安。以整爲參軍。嘗使調水手禦寇于海面。水戰無敵。海外呼爲水鷺鳥。整有邑人黃曰選。中武舉。弁生膂力過人。又有膽略。被因爲提引於暉郡公。得管後堅中隊。屬山南鎮。及黃素履以附鄭府修容。鄧氏立王子櫟。歷王子棕。居中用事。任作威福。三府驕兵遂

殺之。因迎立棕爲端南王。廢憲爲恭國公。曰選等以在素履門下。恐不爲驕兵所容。乃以單舸渡海還父安。告急于彼。彼遂挈家與曰選及貞福上舍人阮如泰福壽人阮仲康等渡海投歸於西山。當時整在黃素履門下。不過一卑級軍官耳。與黎鄭本無何等關係。君恩國祿。彼一身上固未曾受之。故彼所知者唯知黃氏而已。黃氏已敗。彼之地位本有身家性命之虞。其不得不歸於西山。蓋亦勢之所必至也。讀者試設身處地。爲當時之有整則當如何。余知其舍從西山之外。亦無何等良策也。或者曰。有整當時失脚。固不得不如此。但所可責者不在投歸西山之時。而在當初附黃氏門下。失其進身之正道。冰山一散。夫復何言。余謂此語以之論有志道德之士。則可以之論有整則不可。蓋有整乃功名之士也。以此語責之。未免失當。夫使有整而爲道德之士也。則當初進身必不附於黃氏門下。縱使已附黃氏門下。亦不因黃氏失敗而投歸於西山。故使他人處此境遇。則或遁逃山藪。莫免於禍。未必其他去也。唯有整乃一功名之士。彼之親黎氏鄭氏黃氏之與西山固同一視之。苟可以達其立功名之志願者。無不利用之以成其志。故余謂有整之歸西山亦勢而已矣。

初。睂郡公黃五福嘗使整使於西山西山阮岳見整有才辯深愛重之。岳旣卽位。自稱天王。建元泰德。嘗有併吞順化之志。而無可與計事者。至是得整來投。甚喜。但未之深信。整爲之具述願。未請以妻子爲質。西山王許之。寢見親信。整亦盡心所事。爲西山王執兵前驅。身冒矢石。於是情分日密。時整久在西山。亦思北返。而朝廷以整爲西山王所用。亦深以爲虛。嘗募有能招整者。重賞之。整有妹夫某。請行。朝廷給密旨遣之。某入見。整未及出言。整曰。汝勞苦跋涉來此。有何事。毋乃爲鄭王作說客耶。汝看我面。生來何曾聽人吹噓。而汝斗膽如是。某只得低頭默默而已。整曰。雖然。汝從北來。必

知事情端的。且爲我說。某具述顛末已畢。整召膳夫令具酒食醉飽之。乃詰其來意。某對曰。璫忠侯以僕與有親。自啓于王領旨命僕來。請官人回朝。不失富貴。噫。古人有云。有志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整爲志於功名之士。某乃以富貴動之。宜其言之不入也。整聞言笑曰。汝愚誠不足責。吾特惡其使汝者。敢欺侮我。吾今爲汝結果。汝縱有冤。自歸冥府訟其所使者。乃命手下推出斬之。昔吳起殺妻以求相。今有整殺妹夫以取信。其殘忍以謀立功名一而已矣。夫功名何物。而忍心相殘如此。此所以古今之論士者。均以志於道德者之爲可貴也。

西山王聞整不聽妹夫之游說。而又殺之。遂益深親信。會順化大將造郡公使其屬阮孚如入西山。論邊事。孚如素與整相善。爲之言順化可取之狀。整由是決定返國之計。入告西山王。陳取順化機宜。請調發兵將。直取富春。王從之。命其弟上公阮光平節制水步諸軍。勇將武文任爲左軍都督。整爲右軍都督。並聽平號令。長驅直到富春。鄭兵大敗。光平乘勝分兵取洞海屯。

光平既取順化。會諸將議修羅河舊界。而以露布告捷於西山王。整語光平曰。明公受命取順化。一舉而定威振天下。用兵之道。一曰時。二曰勢。三曰機。三者可乘。往無不勝。今北河將惰兵驕。朝廷無復綱紀。我乘勢而取之。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機與時不可失也。光平曰。北河大國。許多人才。古語云。蜂蠭有毒。豈可輕易。整曰。北河人才惟整一人耳。臣身已去。便爲空國。公請勿疑。整之此味。依阿竟無一人。敢爲江山吐氣。其可鄙爲何如也。宜乎怪傑如整者。安得不輕視之。及光平定北河。官吏士庶趨附整者甚衆。門如市。然西山將武文任惡之。譖於平曰。彼以逋臣投我。欲假我之。

力而復其師之讎。以甘心於故國。今我萬里馳驅。送彼歸國。彼既得志。趨附者亦多。臣恐彼不惟不爲我用。且有不逞之志。今我糜數萬人。坐食於此。衛彼以成其勢。此不智之甚。臣聞國人怨彼太深。所以未卽起事者。徒畏我耳。若舍彼而歸國。人必爭噉彼之肉。北河人才惟彼一人。彼死我取。北河便爲帖泰。光平信之。雖待整外貌不衰。而疑忌之心日甚。一日後光平南歸。夜半秘密傳發。不許整知。蓋故意棄整一人在此。令北河人得以甘心。而自己亦絕其後患也。平明整知之。自料失勢。在生死危懼間。與手下數十人行至西龍塢門。都人四出追之。整以單刀返逐。都人四散。因赴河津覓舟。順流尾南兵望海門而去。光平聞整脫歸。大驚。乃慰而撫之。整請從南歸。光平曰。安南非公不可治。公姑留此。因送與整黃金二十兩。白金二百兩。留兵百人。爲整衛。整自知留兵無用。乃受金而還其兵。時整在舟中。單有手下三十人。不敢捨舟登岸。又安人知整勢孤。共謀誅之。整急請其壻兄阮奎與謀。曰。今天下大亂。弟將割據本州。以圖天下。兄意以爲何如。奎曰。公名人莫不畏。以公起事。取乂安如反掌耳。今人雖知公勢孤窮。而未知虛實。雖所在傳檄。而互相推托。未有敢出頭與公爲難者。公先發制之。他等便措手不及。今公有手下一千。可以橫行於天下矣。整曰。兄言正合弟意。乃爲羽檄徵兵。自所在居邑始。令曰。刻遲者斬。

余述至此。知阮有整當時之境遇難乎。其難矣。夫當時黎帝徒擁虛位。而實權皆在於鄭。整偕西山北來。以扶黎滅鄭爲名。一時爲鄭臣子者。恨入骨髓。雖見整得勢。趨附益門。以圖富貴。然整一旦勢孤。則又欲得而甘心。整之能免於禍者。蓋亦有天幸耳。整在北河一帶。已無用武之地。而南歸則已。不爲西山人之所信任。進退惟谷。其將如何。整曰。弟將割據本州。以圖天下。一正英雄謀自立之時。

也。而亦勢之所不得不出此。初非整有意於與西山爲難也。夫整初爲一亡命客。繼而威振北河。又繼而爲失勢之龍。神功名偃蹇。身世波濤。乃大勢之使。然而天亦若以之玉有鑿于大成也。時整飛檄徵兵。旁邑有仍轄老兵二人。素武斷鄉曲。止其邑勿受。整夜使手下刦其邑。斬二人首爲令。於是真福一縣莫不聽命。旬日得兵千餘。然而孤立無援。鄭氏諸臣無不欲得整而甘心者。整不得已借保衛皇家之名。以自張其聲勢。時整兄監生阮班從北河歸。稱帝有誥勅。以整爲乂安鎮守。加爵鵬嶺侯。將兵入衛。整拜命爲檄號。召豪目收集散卒。大會師。告于衆曰。『鄭氏諸臣丁錫壞。楊仲濟等擁兵居京。陰圖不軌。余受密旨歸朝。以清君側之賊。尚其同心協力。以共捍帝于艱。』號令嚴肅。軍聲大振。整至盛烈。上命廷臣郊迎。賜見于中和殿。慰勞之。整進曰。『昔者驕兵起變。大臣蒙難。臣時領兵居外。不爲鄭王所容。至於亡身去國。臣深惟亂本於綱常紊亂。冠履倒置。庚申辛酉年間。國人之忠烈者。蓋嘗以是發憤。或挾皇親而倡義。或據郡邑以招兵事。雖不成義聲已播。人同此心。非臣徒爲身謀。構此釁隙。臣以義動人。重整穹圖。欲明君臣之分。順天地之理。其於鄭王何仇。天若悔禍。人能改過。豈非國家之福。先帝憫臣此心。欽蒙訓諭。臣不勝感激。國人不知臣者。反以爲罪。復謀蹈其覆轍。必欲甘心於臣。以撓陛下初政。臣非敢媒人之孽。蔽已之過。知臣者君願賜明鑒。帝曰。朕已知之。今輔朕平亂。略致太平。惟卿是賴。乃加整爲平章軍國重事。封鵬忠公。』

整自乂安歸朝。爲帝所倚重。親臣故相。無有出其右者。功名富貴已如願。相償。勢傾天下。權侔人主。當時大臣如潘維藩、張登揆、陳公燦、阮輝瀝等。無不仰其鼻息。整營第宅於亮府。以居內典兵機。外領鎮節。凡機密要劇之地。皆其黨與。又開武成軍府。鑄武成印。樞密院屬焉。威權太重。物論沸騰。皆謂整必爲王。將來脅制皇家。更甚於鄭主。有陰請於帝。謀誅整者。

噫。有整於此又危矣。夫功成而震主。乃古今來功名之士所常有之事。整之躋顯位。握重權。其招衆議受主疑。亦大勢之所必至也。西山王又以整有大勢力。將來不利於己。大會將士諭之曰。阮有整以既死之人。我再與之。畫出眉目。今彼翱翔北河。挾黎主以號令一國。又圖反噬。此敵不可不殺。因命武文任將兵北伐。整於是而腹背受敵。北有黎鄭諸臣之猜忌。南有西山兵之追殺。富貴功名竟成幻夢。果於牧山之戰一敗塗地。爲西山兵所獲。而一世英雄之阮有整于是休矣。西山將武文任問整曰。汝是鄭臣逃而投我。以謀滅鄭。今又叛我北還。欺黎帝以取大位。擅作威福。謀與吾主抗衡。究汝一生所爲。眞亂賊也。整曰。『勢而已矣。』餘無所言。竟爲任所殺。

外史氏曰。阮整之於黎鄭及西山。本無君臣上下之誼。不過謀利用之以成其功名之夙志。而好事多磨。前途莫保。蓋亦勢之所使也。及其末路窮途。曰勢而已矣。此語正含有無窮意味。以之答武文任。而亦不啻整爲自己下一定論也。余述有整故事。深惜爲時勢所逼。以至於此。不然。以整之英雄。其事業之成就。當無可限量。豈彼世間庸碌之輩。所能彷彿其萬一也哉。

◎桑滄淚史

(續二)

丁令威

◎乘輿遠播

時黎帝方會士毅于軍次高平輔導迪郡公黃益曉。南塘嫩柳人署鎮黎忻。山南舒池人提領范如松。良才琵琶人外戚阮國棟。南塘青泉人副提領阮曰肇。山南瓊瑰人協理范廷善。清華同芳人四寶梨貴適。南塘義洞人黎文張。八人扈從士毅聞西兵至。倉卒北走。帝亦匹馬與之俱北。獨阮曰肇

執鈞以從益曉等則馳回禁殿扈太后抱元子接濟皇三弟扈皇嬪等至因珥河橋斷不得渡望西道走帝至鎮南關諸臣陸續並至帝辭士毅曰「孤失守社稷寵承奉旨赴援感激無限今又棄去未敢再續伏惟回朝萬福孤願反據國地收拾民兵以圖再舉幸克有濟莫非上憲之賜」蓋當初以爲援兵可恃及見士毅無狀大失所望欲自歸來號召殘兵背城借一戰冀爲江山雪恥也

▲敗將大言

孫士毅爲西山兵所逐抱頭鼠竄魂不附體似恐骨暴沙場無生入玉門關之望及聞黎帝辭謝深爲厚顏以手書于板作大言曰「光平不滅則不休」光平西山阮惠假名也且曰已奉表提奏請兵不一月大兵且至此地迫近賊兵屯糧積草不便居住請暫須入南甯安歇以候天旨

●栖寓桂林

帝以流離奔播之餘兵已四散而上有母后下有元子等從亡無地栖宿不得已與士毅偕入南甯既至南甯士毅又邀入桂林公館沿途見已有牌揭諭旨言光平敢拒天兵罪不可赦已命閣臣福康安提督九省兵馬往平安南康安滿洲鑲旗人由廢生致位台鼎清帝信任之因命提兵往廣西料理安南事時國人嗣次從入內地皇叔忠郡公維梧由同油隘邯江人丁迓衡丁令胤十數人由平輔導閉阮恭閉阮玆由高平隘亡國君臣他鄉瑣尾其淒酸悲慘况狀誠有非筆墨所能盡也

△康安受賂

士毅之敗西兵侵迫內地人心爲之震駭福康安之率兵南來也蓋欲以固邊防非敢有所窺伺西

桑清源史

六八

山方面亦以國內未能統一。不願再開邊釁。因使辯士吳時任投見謝罪。并多以金寶厚賂康安。令爲之主張。康安幸其無事。又飽私囊。乃情願爲之表奏清帝納西山使。而以要西山主阮惠入覲。及放還俘虜軍人爲條件。西山亦允之。於是援黎問題便無形取消矣。

◎ 黎帝被欺

康安已受賂構和。遂盡罷諸省兵。盛張宴樂。帝疑問之。康安答曰。夏令炎暑。不利南征。暫且休兵。待秋涼調發。旣又邀帝酣宴。從容言曰。師期不遠。王當親率其屬爲前導。但安南色服素爲西山所侮。前者孫撫之敗。患正在此。不若薙髮易服。與中國爲一。使賊兵望之。無可辨别。但見天兵色服齊奪。心自然。然後大功可成。俟復國後。仍從本俗。兵行詭道。王其思之。帝信以爲眞。答曰。失守社稷。辱蒙天朝憐救。雖舉國北粧。維命此奚足恤。於是與從亡諸臣薙髮易服。奮圖南返。康安喜其計得售。厚以銀錢餽。恩接款洽。而陰使人奏清帝言。黎王自願安居中土。無意請援。並已薙髮易服矣。時有閣臣和珅爲之主張於內。珅滿洲正黃旗人。由監生入閣。與康安同管理藩院。康安亦教西山厚賂之。表裏相應。力勸清帝罷兵。毋開邊釁。以糜弊中國。清帝可其議。囁帝與從亡諸臣羈居異地。手無寸鐵。性命與禍福已全付諸人。縱康安以何種手段苛待之。想亦無可如何。而况其他。其受彼之欺弄。蓋亦理勢之所必至也。

★ 清庭密諭

西山已輸誠。然清帝猶恐西山見黎帝在內地。疑或時得援兵重歸故國。不安於心。因密諭福康安。使西山使臣親見黎帝。薙髮滿裝。以堅其信向。康安奉旨。一日盛陳棨戟。倍異常日。左右列弓馬手。

數百人鮮明整肅。正中豎大旗題曰「提督九省兵馬」。邀帝入營。茶果訖。康安默無所言。帝不解其意。及出至二重門。則見西山使臣在此。然帝初不料清庭之詐。猶謂中國以信義懷遠方。必不我欺。頗兵不厭權。須靜以觀之耳。

▲孤臣愛髮

長派侯黎炯初奉旨留本國招諭土豪。以圖恢復。康安復飛書召來。面談國事。炯遂與李秉道、黎治、黎憲等數十人到廣西。一見康安。康安便諭以薙髮易服。炯知爲康安所欺。答曰承召面談國事。今無所談。獨令薙髮易服。是何道理。吾輩頭可斷髮不可。薙。康安怒。卽於其地安置之。尋解送燕京。炯至山東。適遇清帝東巡。召入見。諭以汝王既願留居中土。沐浴天恩。汝等一意從君。即可薙髮易服。以俟簡迪。炯辭曰萬里從亡。願得以土俗見國王。然後奉旨薙髮。未晚。清帝嘉之。曰黎氏忠臣。仍送入燕京。下兵部慎刑司監禁。

●帝駕北征

庚戌年清帝旨召黎帝入朝。二月二十一日帝行自廣西。五月五日至燕京。住正陽門外。今正陽門外琉璃廠猶有安南
營之。國人後入者亦陸續並至。初七日清人以車兵接帝及太后元子入居于城內西定門國子監衛。衛曰西安南營。諸臣則居東直門羊庸衛。衛曰東安南營。並給口糧。往來自便。蓋安置於此使絕歸國陰圖恢復之路也。

○流離異域

時帝與從亡諸臣已失行動之自由。其來燕京。蓋亦爲清人所逼。無可如何。適清帝將幸熱河宮避暑。帝令諸臣預草請兵表。因鑲黃旗都統金簡請見。五月初八日清晨駕發。帝候道左。遼駕駕少止。

但見通士報云。皇帝有旨褒賞。促令拜謝。迨歸營。則簡奉清帝旨授帝世襲佐領職三品冠服。十一日內府官復奉旨召帝入殿庭。賞銀四百兩。并傳本旗人準備什器。從者各賜錢五百。凡國人紅白事吉凶也。照依八旗人體定。蓋待之如一般旗人。而永無可脫離他往之希望也。帝與諸臣往往鳩首對泣。莫知所爲。其顛連辛苦情形。令有心人見之。無不爲之動。國破家亡之感也。

●歃血同盟

帝以清人已不可恃。君臣自當同心誓志。別圖他計。因揀諸臣十人。范如松、黃益曉、黎忻、阮國棟、阮曰肇、黎貴適、黎文張及慈廉香。梗人阮廷綿、西耽人黎弘、弘化答林人黎式等。歃血爲誓。具表請兵。如不允。願得宣光太原一二州地歸奉尊祀。或潛回廣南陰圖興復。決不偷生北地。伏庭固請。如有不側死生以之。因先就金簡報知。簡不納。相與出門外。伏地大呼。簡不得已邀入接洽。云且歸館。待有商量。然其實陰謀。所以對待之法耳。

●牛車發配

清閣臣和珅既與福康安受西山賂。表裏爲奸。既止援兵。又欲分背黎君臣。以息聲口。故數次命夸闊大。猶本國書記前來謠報。或言金簡已奉旨許王居欽州地。來年春暖花開。歸來未晚。或來邀帝及諸臣。促從者幹辦等員。冠服入謝。諸臣從夸闊大至印房。被清人以鐵鎖鎖住。發牛車送三百里外安置。二十一日黃益曉送伊犁。黎忻送奉天。范如松送黑龍江。阮國棟送吉林。阮曰肇及黎文張送熱河。張家口。餘丁近衡。范廷善留侍帝于燕京。蓋自是而帝與諸臣人各天方矣。他鄉飄泊。有淚難揮。亡國君臣只欠一死。噫人生最悲慘之境。莫有甚於此矣。

●文苑

桂山詩集

三元安培阮先生勸別號桂山。桂山詩集先生遺稿也。

▲賜家兒懽

二首

(一) 汝父風塵鬢已班。汝年今亦已加冠。沉思

絲粒君恩重。倍覺詩書世業難。學海要宜防泛

濫。儒家慎勿厭饑寒。關山跡遠心仍近。寄汝燈

前仔細看。

(二) 吾年已八八。齒牙一已脫。兩眼漸昏花頭
上半白髮。浮生一粟渺。君恩滄海闊。思欲效涓
埃。不能自振拔。日望爾輩成爲山始一撮立心。

●凶年

三首

貴謙和。出言審機括。讀書求精明。行文去茁軋。
慎勿事驕奢。慎勿慕跳撻。當念汝父心。遠思勞
怛怛。當念爾祖德。百年今始發。戒之又戒之。無
負此衣鉢。

■贈石老翁

此老不知何處人。遠來忽與我相親。傾觴歡飲
未談笑。兀坐終朝無欠伸。慘淡山河之舉目尋
常溪壑自容身。此心莫問北南海。二老遭逢亦
宿因。

△還劍湖

不到劍湖三十年。當時景色已茫然。衡茅何處
起樓閣。笳礪但聲無管絃。玄鳥歸來迷宿徑。白
鷗暮下宿寒烟。可憐五百文章地。尙有孤山石
一卷。

食已成詩。

(三) 四月渾疑十月霜。黍苗何處客心傷。家貧

身病年將老。世亂人窮歲又荒。朱紱至今無夢想。白頭依舊伴糟糠。有辰劇醉鄰家酒。便擬高歌作放狂。

(三) 雨打寒窗一半開。催衣起坐悵然懷。但聞隣婦祈新麥。不見村翁送舊醅。舉目山河真慘淡。空憐燕雀獨悲哀。身饑却怪施施者。何處璠間饜足來。

◎感成

墨綬銅章二十年。此身日望聖朝憐。病因多事且休矣。腹有一餐猶果然。去國豈無朋輩在。歸家未必子孫賢。矇矯把蓋從今事。只恐遺汗到簡編。

●田叟

吾村一田叟。家有三十笱。暮下晨發之。魚蝦得五斗。若不勞爾身。何以糊爾口。賣魚買米歸食罷。又奔走。

○對帳發客

生熟文字格。新春又發客。一元至十元。多少價平糴。有客來買之。只以乾榔百。我文雖不佳。豈不稱三陌。客買價何廉。不稱我不易。持榔客且歸。不售我不戚。客去獨咨嗟。文字一何厄。

△攫魚

余性素嗜酒。有酒恨無殼。一朝得魚鯉。歸來烹且魚。溫熟置盤俎。飲興相爲豪。不知誰家猫潛來。窃之逃。走入屋樑上。勢遠難鞭敲。顧余有傲色。引頸聲嗷嗷。若爲已固有。安知余心勞。持杯一笑。此不如爾曹。

○歸田

古之民有四。工商及農士。今日逢亂離。工商進乎技。我不幸爲土。詩書何所事。所求乎衣食。不過於耒耜。莘原與南陽。所計亦只此。呂望八十餘。乃去釣渭水。

◎見聞錄〔續前〕

義園阮文桃抄錄

●大人

山西美良縣居民皆以射獵爲業。有二人同行。逐鹿入深山中。日暮得之。料不能歸。乃劈肉去骨。分作四五籃。卽山中樹下鋪茅同坐。熾炭燒肉而食。約二更半。忽一巨人長二三丈。膚黑如漆。以蓬葉緝藤。橫繫腰間。突兀而至。近坐向火。一人大懼。四顧無處可逃。縮坐待斃。久之亦不相傷。然形狀醜惡。不言不語。越看越懼。顧側有深谷。濶可容人。二人乃共蒲伏蛇行而入。辰探首而望。刻餘。巨人顧見肉籃。提而看。色作喜。傾入口中。吞食一籃一口。乃枕石酣睡。鼻聲如雷。將旦始覺。從容更去。約既遠。二人始出。谷疾趨而歸。

●熊虎鬪

陸岸縣山民阮某以探木爲生。每行營具鹽米椎斧棲止山中。或旬月始歸。習以爲常。遇毒蛇惡獸。或驅之。或避之。慣見故不懼也。一日某於深山中剖木爲獨木舟。辰天寒冽。鋪草而臥。以舟覆其上。積枯木一巨堆。燒以辟寒。夜半聞腥風撲鼻。從罅竊窺。一虎蹲火堆旁。其大如牛。口涎斗垂。合眼而睡。少頃一馬熊前來。與虎對面向火而坐。兩若不相見者。某飽看良久。從舟底戲撥一巨炭。直刺虎陰。虎被熱。驟醒。開眼見熊。意熊所爲。吼怒暴起。咬熊頸。熊以爪抓虎腹。兩物相併。亂滾上下。舟幾擰開。某且笑且駭。緊抱舟側。久之聲漸微寂。某徐起視。則熊頸斷。虎腸出。駢死于岩側。

見聞錄

七四

●龍

金城縣社民居村側有神祠。左接長江。江灣一處深不可測。岸上榕樹蒼翠。河堤爽塈。有竈穴其下。不知者誤履其上。輒爲竈所吞食。村人乃標大書以戒行客。適春季入席歌唱。一歌妓往取籌。其夫與担僮在後。妻先至。誤于岸上濯足。爲竈所害。其夫繼至。遍覓祠所內外。不見。問之在坐。亦無知者。乃共詢之衢路。買茶者指江路云。頃有一婦。皂巾紅衣。過此直行。鄉人始愕然曰。如此性命必不保矣。乃同至江畔。見沙石上水跡猶濕。遺帨猶在其夫認之妻物也。望江慟哭。邑人共憐之。曰。此處江心大惡。敝邑已有標識。尊內不知遇此慘變。莫非命也。但屬本邑。請奉錢一百貫爲抬魂接靈之用。其人固辭。請雇屋暫住三五日。任其所爲。有需費祈爲照給。村人許焉。其人於四處買鵝鴨卵三四千枚。枚開一孔。出卵裏黃白滿注數壠。別以生石灰敲碎實卵壳內。以紙糊其口。次日暮將卵遍鋪沙上。以卵漿洒其上。及近岸沙際。遙以長篙激水使動。隱樹潛窺。卽見一竈如大矮屋。鼓浪而上。就岸吞食。約千餘顆。又二竈繼上。大約及半。亦各吞食數百果腹而下。半更許。見江中洶湧。沸如湯鼎。其人大喜。歸寢。質明太早。二竈相繼而死。先後浮江上。倩村人鉤致。共破腹於大者腹中得妻骸容貌無損。乃棺斂設祭。以二小者贈邑人。巨者則剝肉鮓之。以肝心奠其妻。聚餘骨焚搗揚灰雜糞穢。中而去。自是江患始息。至靈黃公諱春圓爲金城宰驗其事。

★水山

景興丁酉清華處。豪門海中湧起水山三座。高麗霄漢。忽颶風大作。山飄入平田中。遇堤陌皆越而過。忽然崩倒。水勢橫奔。漂沒民間房屋畜產無算。老弱溺死者多。